

# 妾身在，所以我思！

策劃引言 / 鍾明德

一九六一年六月，有個叫尤金諾·巴罷（Eugenio Barba）的義大利留學生，在一個叫歐柏爾的波蘭小鎮遇見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劇場導演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99）。那一年年底，葛氏邀請了巴罷到他的劇場當他的導助，從一九六二年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兩年多的時間，巴罷將葛羅托斯基和他的「貧窮劇場」逐步捧上了歐美前衛劇場界的尖端，劇場教科書上的傳奇，而巴罷則成了葛氏第一個自立門戶的徒弟：巴罷在一九六四年的「印度之旅」之後，由於波蘭共黨當局不發給他簽證，與葛氏在波蘭會師不成，流浪到了瑞典、挪威，因緣湊巧之下，於那年十月間在奧斯陸成立了歐丁劇場（Odin Theatre），在葛氏教誨的啓迪之下，沒幾年即成了歐陸最重要的實驗劇場之一。一九七〇年，葛氏宣佈不再編導新劇之後，歐丁劇場儼然成了葛氏演員訓練的山頭，「貧窮劇場」的香火一脈單傳至今。

今年四月八日到十五日，歐丁劇場來台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雪跡》、《茱蒂絲》、《往生者》和《郝斯特城堡》等作品，同時舉辦了一系列的身體、聲音方面的工作坊。一整個禮拜的展演教學活動，歐丁劇場果然不負眾望，彷彿給了欲振乏力的「台北藝術劇場界」打了一劑救命強心針。這個「身體聲音」專題雖然在歐丁劇場來訪之前即已開始籌劃，但是，其實現實乃跟歐丁劇場和歐丁背後的祖師爺葛羅托斯基息息相關。

在我們這個「資訊社會」、「消費社會」、「富裕社會」所構成的「後現代情境」（隨便你如何稱呼它！），「身體」突然一躍為「理性」、「語言」的對立面/競爭者——君不見，今天連打個加油站廣告都必須用到某種「誘人的身體」！「身體」連同其所代表的情慾，突然躍為所謂的「理性思惟」的幕後黑手。笛卡兒所謂的「我思故我在」因此成了一個可笑的男性假想，事實是：「妾身在，所以我思」！在這個「後現代情境」下的二十一世紀，「身體」成了我們藝術、文化、思想的一個新的出發點，而與身體、聲音一直剪不斷、理還亂的表演藝術，更非重新再三檢視這個新世紀命題不可。

在以上的近因、遠因作用之下，我們決定在美學教育方面做一個「身體聲音」專題，拋磚引玉，呼籲大家一起來注意我們共同的表演藝術近期內可能的未來，以及我們各自的因應之道：收在本專題的幾篇文章，從葛羅托斯基、巴罷、舞蹈、道家的身體鍛鍊、身體聲音工作坊到北藝大的博士班招生，很誠懇地說來，真的只是野人獻曝而已——「身體聲音」這個二十一世紀藝術、文化、思想的新領域，其豐富難測，真的是夠我們一整個世代的英雄豪傑在此馳騁、逐鹿！